

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曰自化

臣義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侯王體道法天治之以無為而不廢其所為見其無不為而實未嘗為因物之理乘時之適我何為哉道為之守爾我以道化萬物而萬物化其道而莫知其為之者故曰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御注曰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將去性而從心不足以定天下惟道無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救僂者莫若忠為是故也

臣義曰上以道化天下萬物化上所守之道而不知其所以化亦將復乎性命之常而固然皆生於無為之域故謂之化作則有為也欲作則將嚮乎有為而流於偽以無名之樸鎮定其志泯其欲作之妄而俱復乎天性之渾全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御注曰季真之莫為在物一曲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此老氏所以祛其惑解其敵

臣義曰道強名也忘其所守之道祛其欲作之心謂之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不欲之欲且又忘矣忘其所忘所以反手無物物我元同何欲之有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御注曰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不欲以靜則不失其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為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臣義曰不欲則心復於無以靜則虛一而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天下至於各正性命道治之極致也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五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六

良六

德經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御注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臣義曰道乃強名復於常無故無方體德有所得繼道之失故有成虧無得為德冥於一致則德與道渾乎無名有得為德至於自私則德與道明然可辨仁者得之為仁義者得之為義即理為禮即知為智德之所受所施其名可辨而離遠於道惟全德者實無所得而未嘗異道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良六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注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富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臣義曰物生乎道而各得於道德全於性

與道渾一而未始或異無得於道而道自得也故德周萬物而無累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御注曰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臣義曰以德為得以得為執有之不失離

道遠矣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御注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

德也

臣義曰無為則無得於道也無得於道則

復於至無而無以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御注曰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

不至下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

歟離形去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簡

之而弗得故無以為屈折禮樂吁命仁義

以慰天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故有以為

臣義曰有為則有得而道也有德於道則

不能無為而勢不自已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御注曰堯舜性之仁履天下而非利之也

故無以為

臣義曰德無不容而仁迹行焉無事於作

故無以為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御注曰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

能無為乎

臣義曰有我可立有事可制仁有不足道

無不理而義功著焉為可已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御注曰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義其

用多矣莫先施報而已施之盡而莫或報

之則忿爭之心生而卒亂之變起春秋之

時一言之不備一拜之不中而國為之暴

骨則攘臂而仍之高其患之小者聖人厚

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處也故上

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以為上禮則有莫

之應者

臣義曰禮曲為防事為制節文仁義發乎

容體雖名止邪之具然尚往來先報施以

其繁縟迭相責望此實爭亂之端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御注曰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

致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為也為則近于義

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

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

滋衆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乎

威德是也實厚者統薄父子之禮是也由

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偽繼之

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

首也

臣義曰有得於道道之失也有為於仁德

之失也相虛相隔仁之失也有制有介義

之失也文誠質博溺心而忠信薄矣禮之

所制者外所事者迹所拘者繁文則所本

者末也此虛偽日滋為亂之始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御注曰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為繁搗

而銳之敵精神而妄意度茲謂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故為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因故為愚之始德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

巨義曰道以不知不識為本而貴乎無以知為也故以智巧為末華草木之末也華盛則本衰矣事於智巧豫事而識則去本遠矣故為道之華以知為智故所以為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返其性本而不流于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易曰救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巨義曰本乎在我者此也道之本也本乎在物者彼也道之末也本則言其厚而實末則言其薄而華取此所以處厚而居實

去彼所以不處薄而不居其華知所去取是謂大丈夫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御注曰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者故唯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墮然乎下者

靜止而不變至虛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眾故得一以為天下正自天地以至於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為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巨義曰昔則近古今則需事近古則言去

道未遠天地神谷侯王皆本乎道故以昔言一者道之朴也至虛混全至精未散氣復於元故天得之純粹而不雜故其體也清地得之靜止而不變故其體也寧至虛之鬼神得之則其靈不昧至虛之空谷得之則其盈不窮萬物得之精全其生侯王得之為天下正皆本乎道其致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廢

御注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眾則精氣為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為靈失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無以為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憂乎

巨義曰天清於一無以清則裂而不能廣覆地寧於一無以寧則發而不能厚載神靈於一無以靈則歇而無所示谷盈於一

無以盈則竭而莫能應萬物生於一無以生則滅侯王正於一無以正則愛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御注曰賤者貴之所恃以為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觀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

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臣義曰貴而忘賤其貴廢矣高而忘下其

基危矣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殺此其以賤為本耶

非乎

御注曰孤寡不殺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為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廢

其以此乎

臣義曰侯王知所本在賤故以孤寡不殺

自稱而不以貴高自累故能保其貴

故致數譽無譽

御注曰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不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于世

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而無實之毀

隨至所以無譽

隨至所以無譽

臣義曰知一則知本故能自賤自下而輒手至貴苟自高自貴數以求譽而無實之毀其能免乎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御注曰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

時任物而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

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

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不

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

及此是謂上德

臣義曰玉石性正一而不變者也一而不能變是物也非所謂得一者也得一者曲

應萬變酬酢無窮而無所底滯而心未始

或離於一執得而貴賤之也如玉貴之也

如石賤之也玉石不能變貴賤蓋已定非

所謂通於一者也故曰不欲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御注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夫

物芸芸各歸其根則已往而返復乎至靜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無非我故曰

反者道之動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之妙

用實在於此莊子曰積聚小不勝為大勝

者惟聖人能之故云弱者道之用四時之

行飲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性至柔也

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

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

極而歸無如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彼蔽于莫為溺于或使豈道也哉

臣義曰道以虛靜為正故以動為反動離

乎靜而復反乎靜歸根反本也道之動如

此道以不爭為勝故以弱為用柔之勝剛

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寓焉天下之物本乎

至無生而為有其見於有而復歸於無而

無復生有是有無旋環相生而不可以相

無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御注曰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

久至誠不息

臣義曰上士志道而信道篤者也故力於行而有所至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御注曰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

分其於道也一出焉一入焉

臣義曰中士見道不明故信道不篤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

御注曰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以與

明也故笑夫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

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

不入于俚耳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

臣義曰下士物於物而反乎道認幻妄為

已有以至道為虛假聞道之大故笑而不

信道不為下士之笑亦不足為道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

御注曰若日月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

智原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臣義曰明若日月之明昧若昧谷之昧明而復乎無明不用明也故若昧

夷道若類

御注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臣義曰夷則得其平類則結而止道以不

平為平故若類

進道若退

御注曰顏淵以退為進莊子以謂坐忘

臣義曰為道日損故若退

上德若谷

御注曰虛而能應應而不竭虛而能受受

而不載經曰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臣義曰虛而能容體道者也故曰上德能

應能受故若谷

大白若辱

御注曰滌除玄覽不觀一疵大白也處眾

人之所惡故若辱

臣義曰大白不受色潔乎至純者也若辱

納汚之謂也

廣德若不足

御注曰德無不容而不自以為有餘故若不足秋水時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於大

方之家

臣義曰德之容也廣不可極可謂至矣若

不足然此德之益廣與道無窮也

建德若偷

御注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臣義曰聖人不得已而後起其有所建也

因時任運若偷墮然不急急於從事故德

之所建彌大

質真若渝

御注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

而不緇

臣義曰靜一不變朴乎其純精藏於一全

乎其真任彼萬變其質常真真之至也至

真而世莫知其為真其藏深矣故若渝

大方無隅

御注曰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

無隅

臣義曰其方有隅言其在器大而無隅道

之無方

大器晚成

御注曰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

臣義曰惟大器有遠慮不速成故不益生不助長急於求用淺器之所為也

大音希聲

御注曰動于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臣義曰大音德之不聞故其聲也希

大象無形

御注曰託於窈冥而視之不得見故無形

臣義曰無象之象道之全體本於常無何形之有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御注曰自明道至於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欲明之而不可得也聖人得乎道故予而不費

應而不匱曲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而已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故勤而行之則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其餘事猶足以為帝王之功傳曰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

御注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御注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臣義曰天地位而冲氣之所生故三才具矣

三生萬物

御注曰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於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臣義曰有陰有陽而冲氣以為和物得以生號數謂萬其可計耶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御注曰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融而亨萬物抱焉聖人所以嚮明而治必有陰陽之中冲氣是已莊子曰

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物生焉

臣義曰萬物賦形天地間稟氣於陰陽以生故無不負抱之者冲氣之和所以生生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御注曰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其和其惟聖人手故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為稱已極而返已滿而

御注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臣義曰天地位而冲氣之所生故三才具矣

御注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臣義曰天地位而冲氣之所生故三才具矣

御注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臣義曰天地位而冲氣之所生故三才具矣

御注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臣義曰天地位而冲氣之所生故三才具矣

御注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臣義曰天地位而冲氣之所生故三才具矣

損所以居上而不危

臣義曰侯王位乎貴高者也孤寡不殺人之所惡者也王公居尊位而稱人所惡知滿損之理而要乎不失中故也陰極生陽陽極生陰失於偏毗要適乎陰陽之和故

明損益之理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御注曰木落則葉本損之而益故也月盈則必蝕益之而損故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王公之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

臣義曰益之則損損之則益天地盈虛陰陽進退理不外是此王公稱人所惡得損益之道而與時消息所以位高貴而不震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御注曰以彊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異乎此彊梁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為戒故將以為

教父

臣義曰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陰陽有進則有退有退則有進物之變化陰陽之盈虛其理故然理之所在義教師也彊制弱剛制柔人之所教也彊梁者之好爭是彊於有我以彼之不我勝任彊而不自反者故卒為彊者之所勝而不得善其死知其說者鑒彼消息盈虛損益之理為教之本有父之道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御注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臣義曰剛則不能通於物而易折故毀於堅對於銳至柔則與物無逆逆故能入物而有為而至堅者為之用馳騁而不知也無有入於無間

御注曰莊子外篇論夔蛇風目之相憐而終之以目憐心蓋足之行有所不至目之視有所不及而惟神為無方也內篇論養

生之主而況於庖丁之解牛丁者火之陰而神之相也故恢恢乎游刃有餘然則入於無間非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者其孰能之

臣義曰無有則物我皆無有也物我皆無有則體神而冥於道故妙於無方遊乎無朕

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御注曰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故所以為有益

臣義曰經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蓋道之妙用藏於不測豈事於有為也

有為者勞形以事精虧其生何益之有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御注曰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為之益不虧其真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實無為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臣義曰體神而其教不言盡道而其益無為至於天下實萬物化誠希及也

名與身重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注曰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親疎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為徇若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豈不惑哉達生之情而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臣義曰失性命之理累名利之域而不知返者不知親疎多寡之辨爾身在我者也至貴至富所自足而無待於外也名貨在彼者也物之儻來寄爾喪其在我徇其在物至於殘生損性愚亦甚矣且身親於名矣身之可忘則名其可固耶身多於貨矣身之不有貨其可累耶則孰親孰多有道者又在所不許

得與亡孰病  
御注曰烈士徇名貪夫徇利其所得者名

與貨而其亡也乃無名之橫不貴之軀病孰甚焉

臣義曰於物有所得則得之者在外於我有所亡則亡之者在內內省則外輕而無徇逐之苦喪失之病貪得不已至於精虧而不全其生形勞而不合其神其病也為甚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御注曰無慕於外則商而不費無累於物則守而不失取子之相權積散之相代其

三可必若循環然豈可長久

臣義曰取予積散必至之理然物有所愛則心為之役而神為之費物有所藏則神為之勞而生不能厚

知足不辱

御注曰處乎不溢之度何辱之有

臣義曰足乎所得知其自貴者也何辱之有

知止不殆

御注曰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故無危殆之

患

臣義曰知止於性分之內而無求於外故無世患

可以長久

御注曰物有聚散性無古今世之人以物易性故好名而徇利名母而身危聖人盡性而足天下至大也而不以害其生故可以長久而與天地並

臣義曰知足則心復於虛知止則神合於靜虛以集道靜以復道故可以長久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六